

# 太阳岛

副刊

## 冰城早春

□ 胡胡

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，在冰与雪的盛宴里，哈尔滨火成了人们心中的“诗和远方”。二三月间，带着久别重逢的期盼，我来到了冰城。漫步松花江畔，徜徉音乐长廊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早春哈尔滨的别样景致。

冬迟迟不愿离去，春的脚步已悄然来临，冰城最让人醉心的是那一望无际、纯净无瑕的蓝天。天空澄澈旷远，阳光明媚，那是一种天蓝、湖蓝、海蓝，还是瓦蓝、砂蓝、宝蓝？我只想说，这是属于冰城独有的“哈尔滨蓝”啊！常常是晴空如洗，见不到一丝云彩，仰望这蓝天，让人神清气安，胸怀瞬间宽广起来。有时会飘来大朵大朵的白云，自由自在地悬在头顶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跟着春风不断变换形状，似乎伸手就能抓住，人的心也随着白云飘向远方。在这里，深邃纯粹的蓝天是冰城永恒的底色。

美丽的松花江穿城而过，一江两岸遍布着湖泊小岛、江滩湿地、园林广场，城与江和谐一体，美景自然而天成。

在南岸，从东向西，我依次走过了江畔公园、斯大林公园、九站公园、音乐公园。春分已过，雪消冰融，春寒料峭里，沿江千万柳条渐渐变得曼妙、柔软，远远望去，初现一片淡淡的鹅黄，这是冰城早春的第一抹颜色。驻足抬头细观，枝条上已鼓起了一溜小小的芽苞，春意正悄悄地萌动着，暗长着。柳枝随风轻轻摆动，用曼妙的舞步拉开了春的序幕。江岸蜿蜒曲折，勾勒出优美的曲线。用不了多久，这儿又将草长莺飞、烟柳满堤的盛景。风筝飞起来了，在蔚蓝的天际探望着春的身影。趁着大好的春光，人们纷纷来到江沿儿，喜笑颜开，尽情地游春观景。几位安详的老人戴着墨镜，面朝太阳，静静地坐在木椅上，沐浴着春风的温暖。

江边各种欧式风格的建筑目不暇接。有的尖顶直插云霄，有的“洋葱头”穹顶高高耸立，券窗拱门圆柱钟座，不仅造型独特，色彩也很绚丽。或黄墙红顶，或白墙绿顶，或红墙褐顶，与四周的现代建筑浑然一体，毫无违和。

冰城春天的脚步慢慢而曼曼，迟于建说的最为准确：“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，一天羽翼丰满起来了。”

早春，松花江上静悄悄的，冰封雪盖，辽阔苍莽，犹如一幅水墨丹青铺展在大地上。江面盖着厚厚的冰层，冰层上



手绘：孙嘉驹

铺着一层薄雪，雪上残留着歪歪斜斜的脚印。寒尽春来，雪在悄悄消融，冰在慢慢开化，雪化了的地方露出片片蓝莹莹的冰面。此时的松花江乍看柔情文静，实际上冰面残雪消融，冰下暗流涌动，正悄悄酝酿着那场激昂澎湃的开江，届时人们会看到壮观的“跑冰排”。

站在松花江公路大桥上向下看，晶莹剔透的冰面慢慢地变薄、开裂，布满一道道裂纹和冰凌。侧耳凝神，我似乎能听见冰裂的脆响。江心处，冰层渐渐消失，水面一天天变宽、变长，蓝蓝的江水缓缓流过，蒸腾出微微的水汽。松花江里雪、冰、水交融汇集，在冬春季神奇转化，最后化作滚滚波涛，奔向大海。江北桥东，一大片晶莹剔透的冰块随意地堆在岸边，表面逐渐酥化，变成了一层松软的冰渣，晃晃悠悠，融化的冰水滴滴落落，折射出一道道幽蓝的光晕。我脱口而出“钻石滩”，可哈尔滨人却给它起了一个更大气的名字——“钻石海”。

在江北西边堤岸上，迎着微微凉风，我漫无目的地行走，竟意外发现一处浩大的芦苇荡。阳光照耀下一片金黄，洁白的苇絮随风摇曳，夹杂其间的一丛丛红端木格外抢眼。空中几只早归的江鸥翩翩掠过。苇丛里一对白衣红纱的情侣正在拍照，不小心惊起了一群灰雀，鸟儿叽叽喳喳，飞落柳梢。“柳梢听得黄鹂语，此时春来第一声”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意境。

江上夕阳西坠。晚霞有时像锦鲤的鳞片，有时像散落的碎金，把江面装扮得绚丽多彩。极目处，江天相接，江天一色，皑皑白雪在霞光里散发出淡蓝的幽光，更是美轮美奂。夕阳落尽的一刻，江桥之上，滨水大道，华灯初放的刹那，冰城惊艳到了极致。深蓝的夜幕拉开了大幕，几颗明亮的星星跳了出来，俯瞰着夜幕下的哈尔滨。

在早春冰城，一定要去看看“野鸭湖”，那儿的晨韵太迷人。一轮火球一样的朝阳睁开惺忪睡眼，慵懒地爬上云端，灿烂的朝霞映红了湖面。两只小舟斜靠湖边，四周冰清雪洁，湖面波光粼粼雾气缭绕，宛若仙境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不是江南胜似江南。成群的野鸭、鸳鸯、苍鹭游弋觅食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一睹“乌中国宝”东方白鹳的芳容。就在这个冬天，一群哈尔滨人在这守护两只东方白鹳109天，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佳话，引起了轰动。

这里是一座音乐之城。哈尔滨音乐厅外形酷似“浮游冰晶”，坐落江南。哈尔滨大剧院雄踞江北，可与著名的悉尼大剧院媲美，有人说它像大贝壳，有人说它像丁香花，我觉得它更像是流动在黑土地上的巨型音符。这个春天，我有幸踏进久违的音乐厅，聆听《春天的畅想》弦乐九重奏、《望春风》《多瑙河之波圆舞曲》等中外名曲让人陶醉不已。

春天的脚步一阵紧似一阵，雪花却时不时地飘来，就像要离娘的孩子，心里满是眷恋与期盼。毕竟三月天了，不管是霰粒子还是鹅毛片，春雪悄无声息地斜着落下来，温柔而多情。风还有点冷，但已没了冬日的凌厉劲儿。冰城春雪与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雪湿湿的、黏黏的，贴在头发上衣服上。南方“小金豆”们纷纷撑起了伞，惹得当地人哈哈大笑。落在地上的积雪踩上去软绵绵的，人走过发出酥软沉闷的沙沙声，不再是那种清脆的咯吱声了。雪是存留不住了，太阳一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索菲亚教堂，我邂逅了一场纷纷淋淋的春雪。华灯初向晚，瑞雪初停歇。古老的教堂顶上落了一层白雪，绿顶红墙券窗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愈显古朴凝重。广场上依旧游人如织，青年男女穿着各式欧洲古典礼服，一个个变身王子公主，摆pose找角度，拍照打卡。看着广场的皇冠、礼帽、大斗篷、长裙、筒靴、魔法棒，妻子兴奋地直呼：“我是在看老电影吗？我是到外国了吗？”手风琴声响起来了，俄罗斯民歌婉转的曲调绕着教堂飘飞，浪漫悠扬。

冰城之美无时无、无刻、无处不在，冰城之美自有独特的文化密码。我相信，每个季节都是一个不同的哈尔滨，每个人心里也都装着一个自己的哈尔滨。

## 北疆雪色还绿草 漏泄春光有柳条

□ 郑旭东

年龄一年年增长，学习了唐诗，读懂了宋词，才知道，我们农村乡间司空见惯的柳枝条子不但长在田野的沟沟坎坎上，在千百年前就已经长在唐诗宋词里，有很多诗人津津乐道地吟咏着，不但有柳的干、柳的枝、柳的叶，就连那无香无艳的柳絮也让诗人有了灵感，诗兴大发。

那一句“百花长恨风吹落，唯有杨花独爱风”，让人倍感柳絮的可爱。还有那句“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”，除了诗意，更具才情。这样的诗词故事我爱听、爱读。后来，读陆游的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句子，对这“柳暗”一词总是有些不解，语文老师的讲解似乎也还是模糊的，一带而过。

一直到了多年后，我仔细观察才找到答案。原来，这柳叶儿初生的时候是呈嫩黄色的，所以诗人习惯称之为柳黄，随着春天时间往后推移，这柳黄越来越浓，渐渐地变成绿色，叫柳绿，再过去些日子，这柳叶慢慢地长成，柳条随风袅娜飘拂，可以将湖畔、小道、庭院遮蔽了。这时候，嫩黄早已不复存在，变成了深绿色，成为了柳暗。深入生活，增长了知识，现在读陆游的诗句，感觉明朗多了，更加有亲切感。生活是艺术的生命，前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柳，在我的心里一直代表着绿色。这些年，看不到家乡的柳条通了。现在赏柳，就是每天走在小区的林荫路上。

小区这些柳都是很老的绿化园林的柳树，一株株的如鹤发童颜的老人，每年的春天，它们都以儿童般红润的面色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虽然它不及早些年柳条通那样一片片的茂密，那样蓬蓬勃勃，那样郁郁葱葱，但是，看见它们依然感觉很亲切，脑海里立刻浮现许多许多，一下子回到了那绿色的童年，回到了那些难以忘怀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回到了曾经奉献的“绿色时代”。

柳树，报春的使者。柳绿，春天来了。看柳，陶冶情操。在柳树的身旁留下倩影，在春风中与绿色为伍，仿佛又年轻了几多，有了春光无限的遐想。

## 北方四月的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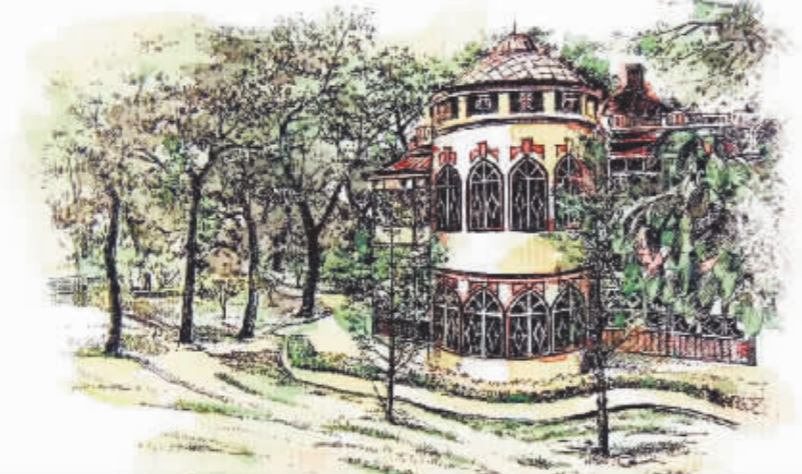
□ 敖卫中

北方的四月，处处现出春的气息。柳芽由鹅黄渐渐地变成了淡绿，如一团薄雾，在微风中抖动着，好像一碰即碎的样子。杨树已吐出了褐色的毛毛狗，那翠绿的嫩叶儿钻了出来。剪裁得整整齐齐的榆树墙，已迸出数不清的绿星星了。

风跟着来了。先是微微地吹，如含羞的村姑一般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一切。那抽丝的柳芽，舒展起身子，绿中带黄，细密柔软的枝条垂下来，像小女孩儿披肩的秀发，春风拂过，婀娜多姿，煞是可爱。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。春的美丽一览无余。是风，还是云？那云在空中淡淡地铺开，时而遮住了太阳，时而躲到天边，不紧不慢地观望着，像是一位见惯风花雪月、世态炎凉的老人，那样地从容淡定高挂于天。

不日，风便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，像是不听话的孩子，逞着疯地狂吼。地面上，飞沙走石，风把犄角各异的垃圾都卷了起来，打着旋儿在人的眼前飞舞，有的被挂在了半空，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。枯草草屑也被卷了起来，无所适从地乱飘着，一会儿被推到墙角，一会儿又被揉到路边，没有个安身之所。田野里，农民们身子前倾，生怕被风卷走的样子，一手吃力地扶犁，一手扬着鞭子，那低头慢行的老牛，似乎很是有数，慢悠悠地迈着方步，蹄子踏在垄沟里，带起了一团团的泥土。

有那么些天，早晨一开门，天蓝蓝的，一丝云都没有，太阳也明媚可人，鸟儿撒着欢儿地叫着。树木有的抽出嫩芽儿，有的芽苞将要裂开，樱树、杏树已绽放着粉红色的花蕾。突然之间，树梢儿微微地动了动，枝条儿吃惊地摆了摆，有风从西南方袭来，而且脚步越来越急促，不一会儿，整个树就全动了起来，整个树林全动了起来，整个群山、大地都动了起来。炊烟不知所措地被四处拉扯着，鸡鸭们东



手绘：孙嘉驹

一头西一撞地乱跑着。一向躺在屋里的猫此时却躬身蹲在窗台，瞪着大而圆的眼睛，凝望着那被卷起狂舞的一地鸡毛。

这四月的风，不知是怎么来的？也不知从哪里来的？可能，是昨夜潜伏在那远处的山沟里，休整了一夜，天一亮就出发赶来了。在昨夜它不是拥着那一束束的含羞草，那一簇簇的蒲公英安然入睡？还是躲到树林里与那松柏安眠？一大早，那山鸡就咯咯嗒嗒地叫了起来，是风给唤醒的吧？

这四月的风，不知吹向何处？也不知究竟在何处安家？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难道它从遥远的玉门关吹来？时而舒缓，时而急促；时而温柔，时而暴躁；时而低沉，时而高歌。掠过湿润的黑土地，弥散开清新的泥土味儿；拍打着窗棂，引来摇

车里婴儿好奇的眼睛；狂甩着大树的枝冠，发出隆隆的吼声。

这四月的风，真看不明白，你是温婉的少女，还是刚烈的男人？此时，想那烟雨江南，肯定没有这般的北方的风吧？如果有，林徽因女士又怎能写出那样的四月天呢？让一代代的少男少女虔诚地捧着林氏的诗篇，痴痴地想，一想就想起那迷离的美景、诱人的春色，想起草长莺飞的江南，就想起了雨巷和那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

可是，有没有想过江南的风呢？那江南四月的风，能与北方四月的风别无二致吗？细数历代诗人和文学大家，写江南四月风的真是少之又少，而写北方的风可谓篇篇累牍，为什么？如果说北方的风是一坛老酒，极易唤起人们的精神与冲

动，那么江南四月的风，当然就是一杯淡淡的茶，很难唤起人们的兴致和灵感吧？北方的风是浓烈的，是泼辣的，是透明的，是毫无遮掩的；而江南的风则是温润的、矜持的、含蓄的，似有若无的。

北方的风总是催动人的脚步，而江南的风却徐徐贴面撩人。不知是风塑造了人的性格，还是人的性格唤起了风的个性？这风一吹入关外，就一改在关内的胆怯和小心，忽然就变得粗犷和豪放起来。莫非，一闯关就多了北方的二锅头？如果说江南的风是一首含蓄情脉脉的诗，那么，北方的风就是一曲蒙古族优美的长调了。

再看，江南人行走在四月的风里，吴侬软语在随风潜行，生怕惊到花上的蜻蜓和蜂蝶；而北方人呢，在四月的大风里，定是大嗓高音，唯恐惊不动那一池春水，定与那呼啸的风声一比高低。

生在北方，习惯了这四月的风。它一年年的来，也一年年的走。盼着它，能带来久违的暖意；也惧怕它，刮得昏天黑地、飞沙扬沙。爱着它，能吹开一片片的新绿；也责怪它，把那田埂、垄台吹得瘦骨嶙峋。可是，亲爱的人们，不要紧，云就跟着来了，雨就到了——那是风给领来的，紧接着大地就会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，万物复苏、春意盎然了。

这就是北方的风，北方四月的风啊！

我们的新时代